

夏日种瓜记

贾雨昊

夏日的阳光洒在田野上，金黄的麦浪翻滚，我的心飘向了那片绿意盎然的瓜田……小时候，我总是跟着姥爷在田野里穿梭。那时的我，对那片生机勃勃的土地充满了好奇和向往。每当夏天来临，姥爷就会在南地种上二亩西瓜。我多次跟随姥爷去田里，感受那份田园之乐。

播种是种瓜的第一步，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。姥爷在市场上选购了一车优质的西瓜苗，准备开始新一轮的种植。当我跃跃欲试，想要参与其中时，姥爷却笑着摇了摇头，说：“孩子，你现在还小，这种重活你干不了。”然而，我并不甘心就这样被排除在外。我反驳道：“俗话说，‘水激石则鸣，人激志则宏’，您不应该阻止我，反而应该鼓励我。至少我能帮您做些小事。”在我的坚持下，姥爷终于同意了。

于是，我们开始了播种的工作。姥爷负责在土地上挖出一排排整齐的坑，我则负责在每个坑里放上一棵西瓜苗，然后轻轻地将它们埋入土中。我们两个人配合默契，很快就完成了二亩西瓜的播种工作。看着原本空无一物的土地上渐渐绿意盎然，我心中充满了成就感。那一刻，我仿佛看到了生命的奇迹正在悄然发生。

时光飞逝，转眼间三周过去了。我们忙着浇水、施肥。这些看似简单的劳作，却需要耐心和细心。西瓜苗在这段时间里，头顶着两片像大耳朵一样的叶子，茁壮成长。

然而，就在这时，一些不怀好意的杂草出现了。这些杂草不仅争夺西瓜苗的养分和水分，还影响了它们的生长。我向姥爷请教如何区分西瓜苗和杂草。姥爷耐心地告诉我：“西瓜苗的叶子很大，呈阶梯式生长，而杂草的叶子则长得杂乱。”之后，我便学着姥爷的样子，用锄头将杂草连根刨出。虽然阳光炙热，汗水湿透了衣背，但看到地里的杂草被清理得干干净净，而且这些杂草被带回家后，还能成为几只小兔子的美味食物，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。

西瓜苗长到一定阶段，就会开出黄色的小花，这时，就需要人工授粉了。我们叫上家里所有的人来帮忙。姥爷告诉我，黄花底下有小西瓜的是雌花，只有黄花的是雄花。把雄花摘下来后，将

花瓣去掉，然后轻轻地在雌花上抹一下，人工授粉就完成了。我按照姥爷的说法小心翼翼地操作着，生怕一不小心弄坏了那些娇嫩的花朵。虽然过程有些枯燥，但当我看到一朵朵小花，心中还是充满了喜悦。

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们每天清晨都要进行人工授粉的工作，这些看似简单的操作，却蕴含着生命的奥秘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那些原本小小的西瓜逐渐长大变圆。它们像一个个绿色的小精灵在田野里欢快地生长着。

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。这天早上，姥爷发现了一个成熟的西瓜，便摘下带回了家。我迫不及待地跑到瓜前，只见它穿着一身绿油油的条纹衣裳，就像一个穿着迷彩服的士兵，威武挺拔。姥爷用刀轻轻一划，只听“啪”的一声，西瓜便露出了鲜红的果肉和黑色的瓜籽，就像一个害羞的少女露出了她美丽的脸庞。我咬了一口，那甘甜的汁水瞬间充斥了我的味蕾。我兴奋地喊道：“姥爷，这瓜真甜啊！”姥爷也露出了满意的笑容，说：“是啊，这瓜种得不错，都是你的功劳啊！”

我跟随姥爷种瓜，不仅学会了如何播种、浇水、施肥、除草、人工授粉，还深刻地体会到了劳动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。人生道路曲折，就像种瓜一样，只有经过辛勤耕耘，才能收获甘甜可口的果实。即使最终没有收获，但播下的种子也带着希望的光芒，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。



镶嵌在时光里的记忆

郭艳华

六月，大地如蒸笼，在这酷热难耐的日子里，美味总能轻易地拨动人们的心弦。于我，家乡炒面的味道挥之不去，历久弥香。

盛夏，吃炒面是家乡一种传统习俗。我们吃的炒面不是当今用面条、鸡蛋、肉丝、青菜等翻炒出的营养美食，而是炒熟的面粉。将小麦粉在锅中翻炒至熟透，取几匙放到碗里，加上一匙红糖，注入沸水，拿筷子朝一个方向持续搅动，直到水粉交融，成为糊状，闻起来令人垂涎欲滴，吃起来爽滑可口。

我们姐弟六人是在奶奶膝下度过的童年。每到六月份，奶奶就给我们做炒面。奶奶头顶着黑手帕，跣起三寸金莲，立于灶台边，把面粉倒在锅中，手里握着锅铲尽情地挥舞，面粉“扑扑扑”冒着热气。母亲埋头烧火，麦秸秆燃出红红的火苗。奶奶提醒母亲：“火苗要细小，还要稳定，不然炒出的面不是夹生就是糊了。”母亲听后，烧火越发谨慎。奶奶一手擦汗，一手翻动面粉。随着锅铲“嚓——嚓——”的声响，面粉渐渐变成了土黄色，散发出浓郁的香气。我们姐弟几个站在灶台周围，沐浴在麦香和缭绕的水汽中，如同一群嗷嗷待哺的雏鸟，一脸渴望。

炒好的面粉要放凉。奶奶趁机找一个干净的细箩和一个簸箕，将一张大的白纸铺开铺到簸箕

里。奶奶舀一瓢炒面放到细箩里，来回轻轻地筛，把面疙瘩筛出来，簸箕里的炒面就像雪一样轻盈，光滑而细腻。

我问奶奶为啥要在六月吃炒面，奶奶笑着说：“六月闷热潮湿，你们爱喝凉水，又爱吃瓜果，胃会受凉，吃炒面可以暖胃，让你们少生病。”我们点点头，狼吞虎咽地吃起炒面，连碗底都舔得干干净净。

奶奶仙逝后，每年六月，换成母亲为儿孙做炒面了。下班回家，烫上一碗炒面，那股氤氲的香气化作一股暖流，轻轻叩击着我的心扉，让我顿时能量满满、疲劳无踪，身心无比愉悦。

炒面食用方便，且便于携带、易于保存，所以在朝鲜战争时期，炒面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主要口粮之一。巍巍在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中，描写了志愿军战士吃炒面的一个细节：“谁都知道，朝鲜战场是艰苦些。但他们是怎样的呢？有一次，我见到一个战士，在防空洞里吃一口炒面，就一口雪。”

如今，欣逢和谐盛世，炒面更加多样化，黑芝麻、花生仁、葡萄干等，用料理机打碎，掺到炒面中，营养更丰富。

对我来说，炒面不单是六月的馈赠，更是一份情怀、一种追忆。

田野随思

吴伟

布谷鸟
已销声匿迹
那金色的大地
已披上绿色的风衣
生命的原色
浓重的绿
在七月的田野里直抒胸臆

一棵棵豆苗
一行行玉米
像工整的字，似一句句诗
流淌在七月的音符里
唱响向秋天出发的旋律

往年这个时候，父亲
已把打场的农具归拢在一起
烈日下
他用锄头给秋苗疏松土地

斗转星移，白云悠悠
徜徉在绿色的海洋里
呼吸着新鲜的空气
秋苗招展，亭亭玉立
我在找寻当年父亲踩过田野的足迹

商品粮

田丰

不同年代，有着不同的向往。童年的我向往吃上商品粮。

大集体时期，粮食供给有两种方式，一种是农业粮，一种是商品粮。农民吃的是农业粮，要根据当年夏秋粮食收成分配，丰产了多分，歉收就少分。商品粮供应给参加工作的人员，除了面粉，还供应芝麻油、煤炭和棉花，所以他们的生活条件要好一些。

当时，父亲从事教育工作，是家里唯一享受商品粮的人。1968年，父亲从外地回到村里教书，就把粮本交到了家里。打那以后，我们家一天三顿饭都由母亲安排。母亲对每月的20斤白面精打细算，想办法利用这些白面改善生活，一个星期安排两顿面条、一顿花卷。母亲擀的面条，细品起来真是美味。

当时食用油紧缺，有的家庭几个月吃不上芝麻油，凉拌菜或炒菜常用棉籽油。我家有芝麻油，平常凉拌菜加点芝麻油，那香味令人陶醉。可一到下半年，母亲便下达命令：停止购买油和面粉，积攒下来过年食用。我们就要经受半年煎熬，等到春节才能吃上白面馍。盼望的春节终于来临了，我骑车去公社粮管所购买白面和香油。看着购来的3斤油和百斤白面，母亲很高兴，向我们许诺：“年下给你们炸麻叶。”麻叶炸好了，母亲开始蒸馍，年前蒸的馍能吃到二月二。

那时，我的心里只有一个理想，就是长大后参加工作吃上商品粮。我发奋读书，努力学习。

我高中毕业那年，恰逢国家恢复高考制度，我考上了师范学校，成了一名国家教师，圆了自己的梦想，吃上了商品粮。

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，母亲说“该定亲了”，问我想找啥条件的。我说：“有工作，吃商品粮的。”母亲说这种条件的不好找。我知道，同龄姑娘中有正式工作的很少。

有了目标，母亲就按着我的意思去寻找，只要遇到熟人她就打听。有一天，母亲去公社赶集，正好遇见以前在村里教书曾经给过我热心帮助的王主任，母亲就向她介绍了我的情况。

没多久，王主任就送来消息，说有一个姑娘挺合适，在另一所学校当教师。很快我们就被安排见面。当年腊月，我们结为连理。

后来，随着粮票制度的废除和粮食价格的放开，国家取消了商品粮政策。想想过去，看看现在，真是天壤之别。

看着原本空无一物的土地上渐渐绿意盎然，我心中充满了成就感。那一刻，我仿佛看到了生命的奇迹正在悄然发生。

打那以后，我们家一天三顿饭都由母亲安排，母亲对每月的20斤白面精打细算，想办法利用这些白面改善生活，一个星期安排两顿面条、一顿花卷。

我们姐弟几个站在灶台周围，沐浴在麦香和缭绕的水汽中，如同一群嗷嗷待哺的雏鸟，一脸渴望。